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十二回 劉虎臣說大話惹出盜來 文素臣費小心放將盜去

好漢便是劉大郎，路上告訴素臣道：「小人自別相公回家，就收了店，每日在家學掇。那知從前來嚇詐的汛差、地方，心裡記恨，因府縣發下告示禁約，不能奈何小人。就去與鬆庵一個護法說了，竟說寺裡的火，是小人放的。那護法是東廠靳太監的姪兒，名叫靳仁，大家倚勢，無惡不為。鬆庵傳授他邪秘之法，逢迎他叛逆大計，相好無比。鬆庵的俗家住在山後，有一二百個人丁，都是他的黨羽，還結連海島裡一班海盜，在海面上截邀客商。近年來常載金銀，假著除氈帽夏布，與人往來發貨討帳的名目，散給軍糧札付，將來竟要大弄！」素臣失驚道：「你這話是真是假？前在你家，怎絕不提起？我只知靳直擅權，其姪靳仁，頗有好善樂施，仁厚之名，故從前並不在意。怎說是無惡不為？」大郎道：「這些惡端，是靳仁府裡一個奶公說的，從前小人原不知道。靳仁陰謀不軌，因此買服民心，每年施捨棺木、棉襖、藥餌、姜粥之類，有膂力拳棒的投奔他，都肯收留資送，窮苦的親朋鄉里，也肯周濟，又叫人各處碼頭市集，日夜行船上，傳說他許多仁義。故此江浙一帶，都稱他為孟嘗君。」素臣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且說靳仁便怎樣奈何你？」大郎道：「靳仁聽了謊話，和他黨羽，黑夜前來抄殺。來了一個舊鄰單傳，與小人相好，他的妻子羊大嫂，在靳府做奶娘，得了風聲，悄悄送信，叫小人逃避。小人連夜搬到城裡一個親戚張皮匠家藏著。果然到次日夜間，強盜就來，打開門面，見沒人才罷。還連累了同街一個鹽店，打劫了好些銀兩去。小人躲了幾日，趕到吳江，來尋相公，那知相公已進了京。一路趕進京來，受了暑氣，在山東台兒莊生起病來，吃了混帳醫生的藥，幾乎死了。淹淹纏纏的，病了三四個月，把盤費衣服都弄光了，趕進京，才知時太師已死，又找不著相公寓處。進退無門，流落在琉璃廠裡，替匠頭挑磚過日。閒著就出來尋訪，總沒尋處，不料今日也被小人尋著了。」素臣著急道：「你出來了半年多些，大嫂和璇姑在家怎樣度日呢？更怕靳賊另起風波，這事怎處？」大郎道：「這卻不妨。我那親戚做人老實，住的連兵部的房子，在他府門裡面，閃人不敢進去，又在禁城之內，料不妨事。前日相公存下的銀子，儘夠他們盤纏哩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事終久不妥，我必須回去方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到館中，館童連忙搬出酒飯，三人同吃。雙將籤詩交還大郎，說：「正陽門關帝簽笞最靈，緣何也有不准的時候？」素臣道：「別的簽笞，吉則通首皆吉，凶則通首皆凶，故多不准。關公籤詩，凶中有吉，吉中有凶，又多兩歧之言，影射之字，故易於准。乃做籤詩者得訣，非關公獨靈也。其旁注聖意解曰，即泥於一端，故多有不准耳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接來看過，就燎在煤爐裡，說道：「這簽卻也當得准字，鐵口姓吳，算『虎頭人』嗎？」雙人連連點首。素臣復問大郎：「你是那一日搬的？我來尋你，見門上好好的鎖著，鄰人也並沒說被盜的話。」大郎道：「小人是五月初五日晚間搬的。」素臣點點頭道：「我正是五月初六日在你門首，那時尚未被盜。若不遇頂風，早得與你相會了，總是數該如此。」雙人道：「今日之遇，又算是湊巧的了。我們若不闖王妃的道，定不碰倒吳鐵口棚帳，便不至相面耽擱，劉兄便不能相遇了。」素臣歎息道：「遇了劉兄，又不知生出許多事來。天下事總有定數，人在暗中，自不覺耳。」因著館童，尋了正齋回來，說知緣故，並於明日告別。正齋苦留不住，因取歷本看過道：「初二日斷斷不能。初五黃道，竟是這日罷了。」素臣應允。一面辭別洪、趙二友，一面令大郎去取行李。

到得晚來，日月、長卿、雙人，都把鋪蓋取到，並大郎的一併鋪在炕上，正齋也將被褥取出。大郎見自己被褥舊破，衣衫襤褸，兼有四人的羔狐錦緞相形，羞得面紅耳赤。素臣道：「在座無一俗人，不必介意。但短衣究不雅觀。」因把自己一件舊袍，令其穿著。須臾，擺上酒餚，是正齋饒行，痛飲暢談，至三更上炕，復談至四更鼓絕方睡。初二日，輪著月日，初三日，輪著長卿，席散，都仍至素臣館中同宿。到初四這一日，是袁、洪、趙三人公席，雙人也搭了一分，公餞素臣。酒至數巡，長卿舉杯向素臣道：「目今宦豎當權，掌絲綸者依阿趨奉，銓部通與交通，本兵為其頤指，九卿望塵而拜，台官鉗口不言。以致賄賂公行，盜蠹起，將來時事，大有可虞！吾兄抱負非常，經綸素裕，我等俱繫心交，當此遠別，請一白所懷，以慰眾望。」素臣謙讓不遑。雙人道：「素兄志在擴清二氏，獨尊聖教。」因把家中言志之事，述了一遍。長卿等俱酌酒稱賀道：「此不巧之功，無疆之福也。」撥亂反正，不待言矣！「逼著素臣飲了三杯。長卿復問雙人，素臣也將家中所述出，因也奉了三爵。

素臣、雙人請教長卿等之志。日月道：「弟願為司徒之官，立限田之制，使富者不得兼併，貧者皆有恒業。廣蠶桑於西北，禁奢靡於東南。除鹽鐵之禁，蠲米糧之稅，以惠農通商，俾民皆富足，然後教化可得而行也。」正齋道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，則弟所竊願者，端在禮樂之事矣。今之冠禮久廢，婚喪祭祀，非褻則誣，而吵親，火葬，淫禮，尤其甚者。宜反而悉衷於古，其通俗而無害於義者，存之。至樂則盡放鄭聲，以復雅樂，琵琶弦索，豔曲淫詞，俱討之祖龍一炬。此弟之志也。」素臣道：「衣食係生民之命，禮樂為教化之原。二兄有志於此，社稷之福，蒼生之慶也！」因各賀了三爵。

長卿道：「弟之志，在退小人，進君子。屏刑法之科，而化民以德。陋漢、唐之治，而責難於君。顧其學甚難，其功非易，不過空懷此願，以沒世而已。」素臣道：「此皋、禹之經綸也，非長卿兄不能行，亦不敢言。」也奉了長卿三爵。眾人賀畢，長卿隨問及大郎。大郎慌立起身，說道：「洪爺是取笑小人了。小人何人，敢有何志？」長卿道：「兄形如伏虎，音若洪鐘。後福不小，但未遇時耳。安得無志？」大郎惶悚非常，抵死不答。素臣道：「劉兄是常開平、吳江陰一輩人，雖不言志，其志可知也。」長卿點頭稱是，因也奉了三爵。大郎苦辭不獲，只得與眾人對飲一爵。是日直飲至五鼓才罷。

次日起身，長卿等良朋分散，學徒感戀先生，悲淚自不消說，連大郎也陪著出了許多眼淚。長卿等諄囑，為國自愛而別。素臣繞道至保定，別過觀水，催著車夫，趕了五六日光景。這日正到東陰縣地方，只見四面皆山，樹木叢雜。素臣道：「劉兄，我們一路來，看那些樹皮都剝盡了，村莊上一堆柴草沒有，居民鳩形鵠面，逃荒的沿路不絕。自古道，凶荒多盜。此處山勢險惡，恐有歹人出沒，須要小心。」大郎道：「小人也是這般想頭，但靠托相公本事，就有盜賊，何足為懼？此猶可。就是小人，仗著相公傳授，並自己的膂力，約摸三五十個漢子，也還抵當得住。這強盜若想著我們，可知晦氣哩。」大郎正在誇口，早有一人，縱馬而過，說道：「好大話！」一頭笑著，把馬加上一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素臣埋怨道：「劉兄，你闖出禍來了！」大郎道：「這人甚是文弱，不像個歹人，還是過路的，聽著小人言語，認是扯架子的，裝空頭的人，故此作笑。我們也不管是真是歹，都留些神罷了。」素臣道：「天下能者盡多，劉兄怎便說此滿話？這人一笑，定起干戈，三五十蠢漢，兄便抵當得住，一兩個好漢，兄便有些費手了。以後說話，務要謹慎。江湖上不是當耍的哩。」大郎唯唯遵命。

又遭過一重岡子，只聽呼的一聲，一枝響箭，望著素臣喉管邊直擦過來。素臣一手綽住，折作兩段，擲將過去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強盜來了！」兩人齊跳下車，那車夫已是滾下地去。只見山岡那邊，跑出一二十個強盜，大半彪形虎背，卻拿著器械，掛著弓箭，騎著高頭駿馬，七八十個馬蹄，翻鉞相似，潑風價的趕來。素臣手中並無器械，未免慌張。大郎把手一覆，早發出兩枝弩箭。那當頭的一個強盜，把棍一撥，一枝箭早已落地。那一個把身軀一扭，這箭從肩膀邊直鑽過去，反把後面的強盜射倒了一個。不防大郎又發出兩枝連弩，都向著當先的咽喉鑽去。一個把頭一低，恰好中在頭盔上。那一個躲閃不及，張口一咬，咬個正著，險些穿入喉嚨中去，都嚇出一身冷汗。那兩匹馬已是趕到，兩條棍子，齊齊的望大郎頭臉直劈下來。大郎發弩不及，方才害怕。素臣迎上一步，將兩臂盡力一架，兩條棍子一齊折作兩段。那兩個盜首，便各拿斷棍，向著素臣劈打。後面的強盜，一擁裹上，各掣腰刀、板斧，風一般砍斫。大郎著急，轉身把車槓死力一扳，扳斷了半截，掄在手中橫七豎八招架。素臣身子一蹲，就地滾去，把匹馬滾折了一隻腿。那馬負痛，直掀上去，馬上的強盜便直跌下來。素臣趁便奪了他手中的腰刀，在強盜堆裡，大殺起來。兩個盜首，撇去斷棍，掣出腰刀。大郎雖然勇猛，卻是不會武藝，一味蠻打，臂上早著一刀，大叫一聲，負痛逃走。被一個強盜，暗放一枝冷箭，射中大腿，倒在地下。眾盜正在亂竄，素臣忽然著慌，一面招架，一面撈著夾在腋下，殺開一條血路，落荒而走。強盜得勢，縱馬趕來。素臣脅下夾著一條大漢，又是步行，如何得脫？正在危急之時，只聽見一匹驃兒，吼吼的嘶著怪聲，直奔上來。素臣定

睛看那騎騾之人，卻是景日京，不覺大喜道：「老弟來得正好！」日京並不回言，攥著一根鐵尺，飛也似的，奔那強盜去了。那強盜騎的馬匹，聽著騾兒吼聲，屎尿都嚇了出來，一齊擊轉頭，往山岡上沒命跑回。素臣忙喊道：「老弟休要追趕！」日京正在性發，那裡肯住？那騾兒咬馬，又是他的本性，如流星趕月一般，逢山過山，逢水過山，直追將下去。素臣放下劉大，只得也大拔步趕去。

趕到一重岡上，只有兩個跑散的強人，正在那裡歇息，一個是被大郎弩箭所傷，一個是被素臣滾落馬下，跌閃了腿的。忽見素臣迫至，料逃不脫，跪地求饒。素臣把兩人腰內搭膊解下，背筋綁住兩手，喝令引導。二盜只得負痛前行。大郎將臂腿紮好，在地下捨了兩根斷棍，也趕上來，大家押著前去。只見對面岡子上，日京已被強盜殺敗下來，只有接應，回轉身仍復追過去。那眾盜拼命迎鬥，這番卻都是步戰，怎當素臣神勇？不片刻，早打翻一個，一個往亂林裡沒命的跑去，其餘的一哄都走了。素臣捉了一個盜首，並押去的兩個，說道：「窮寇莫追，我們快些回去罷。」日京道：「我的騾子，被他搶了去哩。」素臣道：「有這三個強盜在此，怕他則甚！但是怎樣被他搶去的？」日京道：「我趕過兩重岡子，他們都下了馬了，團團圍住，與弟拼命。騾子腿上著了一刀，亂掀亂跳，我便縱脫騾子，便被他搶去了。」一會，走上大路，只見車夫坐在地上，兀自發抖。日京笑道：「這樣膿包，也出來走道兒。」素臣問：「前去多路才有宿頭？」車夫道：「要走二十里，才有宿頭。日頭又下去了，怎走得及？」素臣道：「這也顧不得，快些趕去。」車夫只得起來，收拾車子，忽地失驚道：「阿呀，車槓都被強盜大王爺爺打折了！怎麼走呢？」大郎道：「倒不是強盜打折的。如今沒法，把繩綁縛起來。」指著強盜，說道：「我們押著他三個推便了。」日京道：「那一個不用力的，吃我一鐵尺。」三個強盜，暗暗叫苦。

走不半里，只見遠遠的火把透明，一隊人趕下岡來。素臣提著腰刀，日京攥了鐵尺，飛步迎去。卻見來人有八九個，都把兩手反綁著，有兩個嘍囉模樣，四隻手擎著七八把火亮。素臣料是用「苦肉計」，按刀而待。須臾，走到跟前，一齊跪下。那個盜首，朗朗的說道：「咱們原是良民，只為貪官酷吏，逼迫至此，雖在綠林，並不打家劫舍。除了和尚之外，從沒妄殺一人。兄弟十二人，誓同生死。今日被爺爺拿了三個。咱們要逃，也連夜走了。只是念著弟兄情分，心裡過不去。如今都來替爺爺磕頭，情願多送些賣命錢，饒了咱三個弟兄性命。若爺不愛錢，為義氣上，肯饒放咱們，咱們便刻著爺的長生位，朝夕禮拜，有用著咱們去處，情願殺身圖報。若決不肯饒，就把咱們一齊砍了，省得弟兄們東分西散，只求不要解官，免受賊官惡氣，情願死在好漢寶刀之下，誓不皺眉。」素臣道：「我等清白傳家，肯受盜賊贓物？只須除盜安民，原不解送官府。你們同惡相濟，有甚義氣？我非江湖豪傑，又為甚義氣放你？但既以禮求，若不放你這三個弟兄，只道我沒有慈心。若空空放去，縱盜廢法，又墮入你們套中。也罷，把他三人放去，以全你弟兄情分。把你們殺了，以正朝廷國法，你們情願不情願？」那些強盜齊答道：「咱們情願。」素臣聽的一聲，掣起腰刀，攥住為首的一個強盜，望著頸上便砍。那盜首神色不動，伸頸受刑。正是：

江湖也學忠臣樣，引頸從容受極刑。

素臣把刀收住，正在沉吟。只見推車的三個強盜，一齊跪下，痛哭道：「咱們已經被擒，應該就死，如何連累別人？爺只把咱們三個砍了就是。」素臣尚未開言，日京大喊起來道：「素兄罷了，放他們去罷。」大郎也來勸著。素臣道：「強盜是好放的嗎？且待我看來。」一手拿過火亮，細把眾盜細看，只見個個猙獰，人人勇猛，兩個盜首，生得更是魁梧。但見：

一個鐵面劍眉，一鼻孤懸如玉柱。一個虎頭燕頤，雙眸四角有寒光。一個口似懸盆，亂簇鬚鬚遮不盡。一個耳如垂瓠，直從腮頰掛將來。一個索綁繩穿，兀自威風凜凜。一個愁眉淚眼，猶然氣象昂昂。四膝落塵埃，此日劇憐如伏虎。一朝得雲雨，他年端不讓飛熊。

素臣歎息道：「草澤之內，固大有人。」親為解其綁縛，說道：「你們都去罷。」眾人叩謝起來，求問素臣等姓名。素臣道：「萍水相逢，一霎便飄流開去，記恩記怨，總是枉然。你們若改邪歸正，後會正自有期。倘然怙惡不悛，就永無相見之日了。何必致問？」那兩個盜首道：「恩爺雖不望報，小人們實有良心，就是供一牌位，燒一炷香，也是小人們一點微意。」素臣道：「大丈夫怒則刀兵，喜則杯酒，偶然感觸，開籠縱柙，何足為恩，亦無可感。既是你們好意，我和你相逢此地，就稱我們為東阿生罷了。」說畢，催著車夫，就要動身。眾盜一齊跪下道：「此去宿頭，有十七八里，山徑崎嶇，樹木叢雜，積雪未化，路滑難行。況車已斷槓，腹中饑餒，尤為費力。小人們見恩爺貌若天人，勇力蓋世，兼之氣概非常，斗膽欲請至山莊，款留一宿，略聞咳唾，明日五鼓送行，也不枉虛生人世。倘有異心，天誅地滅。」素臣暗想：「大郎受傷，固該早息。路遠腹虛，車又斷槓，實屬難行。這些人心術畢竟如何，亦須討一下落。」因笑說道：「大丈夫推誠相與，蠻貊可行。昔齊賢從盜乞食，張綱臥賊寢營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？何必發誓。」眾盜大喜歡呼，如唱凱歌一般，幾個執著火亮，幾個扛著車子，叫車夫趕著頭口，簇擁而行。

過了一重岡子，有一二十個嘍囉，執火而來，盜首喝令前行。又過了兩重岡子，顯出一所莊院，門前一灣澗水，四面環著合抱的樹木，兩邊有百十餘家村落，正在那山坳中間，滿山都是松樹，層層圍裹轉來，甚是藏風聚氣。走到澗邊，卻是一條木橋。莊內跑出一群，有四五十隻獵犬，都是高頸瘦足，卷尾鉤身，向著素臣等直撲將來。兩個盜首，在後面吆喝了一聲，便齊齊的掣回身子，搖尾而行，如引導一般，先跑入莊門去。素臣等進入廳堂，各盜領著頭目，重複叩頭致謝。素臣扶起，問其姓名，方知為首二人，一個姓奚名奇，一個姓葉名豪，都是汶上縣人。二人也問素臣等姓名，素臣方始說與知道。吃過了茶，就有一個嘍囉，送上一大包藥。葉豪道：「這是神效刀瘡之藥，替劉爺著些。小人受恩爺一刀，和帶傷的兄弟們，也都要用著哩。」大郎忙把傷處解開，奚奇替他搽上，包紮好了。受傷各盜，自去敷搽。嘍囉已燙出酒來，素臣叫奚、葉同坐，兩人抵死推辭。卻被日京一手一個扯住，喊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！快些坐下罷。不然，就要和你撕打哩。」二人只得坐下。先擺的兔脯、獐乾、鹿杞、虎肉，後獻上蒸豬、蒸羊、爆雞、燒鴨，桌前架著一二尺長，六寸圍圓，箆騰騰爍石流金的炭火，大家放量而飲。

飲至半酣，酒力內發，火勢外熾，一個個都流出汗來。嘍囉提著一箕炭，正待倒下盆去，被日京兜臂一把，失聲叫喚。素臣忙問何故，奚、葉驚喝嘍囉。日京道：「再倒下去，便把人炙焦了。卻不干他事，是我著急捻得重了些，不道他皮肉這般軟嫩！」素臣大笑。席散後，問奚、葉道：「你們說，除和尚之外，從沒殺人。想與和尚有仇嗎？」奚奇道：「小人住在汶上縣西門外，離城十里，一個大慈悲寺管下的房頭，叫做清淨招提問壁。那招提內住持，號叫百空，是寺裡大和尚真如付拂的徒弟。那真如生得相貌豐富，能言舌辯，結交官府與京裡大老爺都有線索，在府縣面前說話，一說一靈。這百空靠著真如聲勢，專一結交書吏，寫得絕好呈狀，替人包打官司。庵裡造著盆堂，宰殺賊牛賊馬，開場放賭，紮訛詐錢，山東一帶大道上的土妓，每月有他的常例。若少缺了，官府就差人下鄉驅逐，遮莫乾下些不公不法的事，官府捕捉要緊，只買得動他收留在庵，應捕人等，便不敢去拿。更有一樁傷天理的事，是酷好男風，庵裡絕標緻的沙彌，已有五七個盡他受用，兀自在外搜括，但是瞧見清秀小伙，便設計弄入庵中取樂，又最喜奸弄幼童，常常把小孩子屁眼弄破，鮮血淋漓啼啼哭哭。父母知道，只可鼻涕眼淚出氣，啞屁也不敢放一個。」

奚奇等正說到那裡，被日京將手裡一碗撮泡濃茶，向火盆裡一摔，潑得那火灰轟起，飛了素臣等一頭。素臣驚訝道：「日京，這又是什麼緣故？」奚奇、葉豪滿臉失色，嘍囉們連私下站聽的頭目，俱嚇得面面斷觀。日京捂著肚子道：「小弟聽著和尚無法無天的作惡，氣得慌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。卻乾這茶甚事，把來摔破了？奚壯士，且把這話說完。日京，休再發莽性！」奚奇才放了心，說道：「卻是那一年，小人隔壁鄰家，一個小孩子，年止九歲，跑到庵裡去頑耍，被他捉到房中，一頓狠弄，把這孩子的屁眼豁到雞巴根子邊去，淌了一褲子鮮血，死了過去。那賊禿叫人扛到他家，說是爬在樹上騎豁了的。他父母喊醒轉來，問明緣故，請了醫生醫治不好，到半夜裡就痛死了。他母親亂磕亂撞，要死不活，哭得好不傷心。又不也傷犯那賊禿，只把心口狠捶道：「死了我了，死了我了。『小人聽了一夜，氣極性發，一早起來，要痛打這賊禿出氣。湊著這賊禿走出庵來，被小人劈心一拳，不料登時打死。』日京拍案大叫道：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我聽你說了半日的話，把肚子幾乎脹破。若不是一拳打死，就和你拼個死打，償那小孩子的命哩。」素臣不覺大笑，連奚、葉眾人，都忍笑不住。

奚奇又說道：「小人幸無父母妻子，連夜逃走，走到此地，被眾兄弟出來邀截。因鬥小人不下，勸說入伙，小人暫且安身。後來官府著落無親近鄰追拿，這葉兄弟，與小人相好，漸漸要著他身上，便也逃在外邊。直到去年二月裡，才到此聚義的。小人們一來事因和尚而起，二則見那些和尚，姦淫邪盜，無所不為，各處庵寺，大概如此，故此對天發誓，遇著和尚，都不放生，取出心肝，做湯醒酒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只是你們在此胡做，官府怎生容得，不來捕捉？這些莊鄰，如何也不舉報，任憑你們作為呢？」奚奇道：「如今人怕的是凶，官府也派過幾次人來收捕，被小人們都趕散了，走不迭的，也磕傷了幾個。州縣官每月出甘結，說所管地方，並無盜賊。若要申文出去，請兵派將，他如何敢呢？這些莊鄰，莫說不肯首報，還惟恐我們不做這勾當呢。」素臣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葉豪接著說道：「從前眾兄弟在此，還是無紀之師，鄰里都懷畏懼。到奚大哥入了伙，就整頓起來，立有禁約，號令嚴明，止劫富商大賈，污吏貪官，違令者軍法從事，大家都有約束，不敢無事生風，與這些鄰里，真是秋毫無犯的了。當先縣裡拿著一起賊盜，就下鄉來斂錢，若不給他，就攀在案裡，等你辯得明白，已是破了家了。就是大道上餓死一個無名乞丐，官河內漂出一個無主浮屍，都要來生發銀錢。其餘借車借馬，查賭，查娼，禁私宰，捉私鹽，斂丁錢，派冊費，編保甲，散由單，挨排里長，查勘堡房，每月出具，並無盜賊發生，奸匪容留，及積年逃凶被盜，在境甘結，道不盡的許多名色，色色俱要費錢。攪得村裡人家，雞犬不寧，夜裡都是擔驚受怕，睡不著的。如今小人們聚在此處，那些汛快、弓兵，及一切差牌，影也沒一個來了。村裡人種地的種地，摸魚的摸魚，牧牛放鴨，樵柴紡紗，日裡安心去幹那正經，閒著就說朝報，下屎棋，到夜裡上床，一覺直到天明，好不快活。遇著荒年，問小人們借貸些籽本，將就苦過，守下次次的田場，再不肯出去逃荒。別村裡的人，眼睜睜地看著，都不服氣，恨不得都擠到這村來住。恩爺不見，一路的樹皮都剝光了？小人這村裡，可有一株沒皮的樹？他還肯舉報我們麼？」

素臣忽地感觸，歎息道：「胥吏如此作姦，官府全無覺察，皇上本自聖明，而不能照及覆盆之下，股肱耳目之謂何？此不得為宰相御史寬也！」日京等俱點頭長歎。奚奇道：「從前時太師當國，奸臣還有懼礙。自從安太師藥死了時太師，與靳太監、趙吏部、連兵部一班人，狼狽為奸，朝裡通沒正人。外邊官府，非貪即酷，盜賊日多一日，百姓越發苦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時太師好好病死，怎說是安太師藥死？」奚奇道：「這原是村裡人的朝報，說時太師參了安太師，進什麼春方，就被他藥死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時公死時，我現在他寓中，安相擬時相參本，係我家叔手筆，又受靳直囑托，特參謫降，這是有的。若說藥死時公，這真是村中朝報了。」奚奇道：「原來這是假的。只是安太師一味貪財，歡喜奉承，內外大小官員，都只管逢迎上官，進奉財帛，公行賄賂，把民間的事，一毫不管。如今山東地方，盜賊雖多，還沒甚大事。那青、登、萊三府海島中江洋大盜，都靠著妙相禪師、鬆庵和尚並番僧的勢力，無所不為，只怕將來就有大事哩。」素臣急問：「怎又有甚鬆庵和尚？」奚奇言無數句，逗出根苗。正是：

逆豎陰謀入明鏡，闖墳洩氣露機緘。

總評：

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頗怪素臣志在除奸，而身歷杭城，絕不向闖擊靳仁一加訪察，以為智者千慮之一失，讀至此回，素臣與劉大問答，方悔讀書人最忌性急，一性急便令著書人齒冷也。

一言志耳，言於家者十人，言於途者一人，言於京者五人，已極錯綜變化。而於家則先到止有九人，於途則係旁人代說，於京則劉大並未發言，且抽敘一觀水不入言志之局，而實開言志之端，遂使錯綜如河洛之數，其生不窮；變化如雲龍之形，其態百出，真足令史遷擡舌矣。

言志唯諸友中未遇時者得與，故戴、劉、王、馬諸公即不列名。何以並與劉大又獨與劉大而遺白、鐵、賽、尹諸君乎？曰劉大亦未遇時者。列一劉大而曰開平、江陰一輩人，雖不言志，其志可知；則白、鐵、賽、尹諸君視此矣，而劉大究未言志也。且此番賀酒概飲三爵，而劉大獨飲一爵，更顯別於長卿諸友矣。慘淺經營，其心獨苦，出沒變幻，其筆愈神。能讀此書，則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三國》隨目而下，無不了了矣。